



神力王

通俗文学丛书

I247.5

1481

3

神力王

汪佩琴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253885

神力王

汪佩琴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1.625 字数: 245千字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,000册

*

书号: 10088·940 定价: 1.55 元

《神力王》是为纪念著名爱国武术家王子平先生诞辰一百零四周年、逝世十二周年而作。

愿武德之光千古不熄，中华国威万世不衰！

献给五千年来崇文尚武造福黎民的中华志士！

目 录

- 第一回 送军情王斌挡惊马 (1)
遭暗算义拳洒热血
- 第二回 持武德斗杀落鹰崖 (15)
避灾祸暂居小屯村
- 第三回 识奇才名师授绝技 (29)
试功力少年得真传
- 第四回 赠宝剑西厢配良缘 (43)
遭杀戮荒郊结冤仇
- 第五回 恶叔侄狼狈施毒计 (57)
好情侣中谗变仇敌
- 第六回 耿王斌只身上峨嵋 (71)
苦杨霞双栖结孽缘
- 第七回 神力王忍悲离杨宅 (88)
新嫁娘含泪入洞房
- 第八回 桑洁高圆谎说剑鞘 (100)
烈性女辨奸走天涯
- 第九回 天涯客飘泊遇恶狼 (110)
热血男议策迎顽敌

- 第十回 白发翁一指献绝技..... (122)
 年轻汉九转戏恶徒
- 第十一回 神力王举鼎振国威..... (134)
 侠义士策马别京都
- 第十二回 难中遇师化险为夷..... (149)
 捏碎石莲威震姑苏
- 第十三回 挥笔穿墙显神力..... (163)
 纵狗伤人藏杀机
- 第十四回 松鹤楼痛打四恶汉..... (179)
 观前街巧遇独眼龙
- 第十五回 干将坊飞进毒匕首..... (193)
 虎丘山射出冷枪弹
- 第十六回 痴杨霞舍身寻情哥..... (207)
 贤德良诚心拜名师
- 第十七回 青龙镇杨霞得贵子..... (223)
 关帝庙王斌会群英
- 第十八回 花花世界鬼魅横行..... (238)
 堂堂公馆桑戈设计
- 第十九回 小月芳两施美人计..... (253)
 神力王又逃黑魔掌
- 第二十回 情中情因情感哥哥..... (267)
 错里错以错劝妹妹
- 第二十一回 正气面前小人招供..... (281)
 得意忘形妍夫漏馅
- 第二十二回 芳鹄儿半夜探监..... (294)
 苦王斌又遭暗算

第二十三回	流浪汉黑牢谢恩人 山东翁赤诚感民心	(307)
第二十四回	各国壮汉台前献艺 无名力士一鸣惊人	(318)
第二十五回	探听消息英雄蒙难 众位侠士摩拳擦掌	(331)
第二十六回	竞武场王斌施神威 吴淞口英雄奔新途	(344)
后 记		(362)

第一回 送军情王斌挡惊马 遭暗算义拳洒热血

庚子年夏月，英、法、德、意、美、俄、奥、日八国联军入侵中华，攻下大沽口炮台，占领天津卫，直逼紫禁城。清廷腐败，无力抗夷，不可一世的老佛爷慈禧皇太后，挟了傀儡皇帝光绪亡命逃往西安。洋人纵横千里如入无人之境，一路上烧杀虏掠，无所不为，亿万黎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威振中外的义和团弟兄挺身而出，打起“扶清灭洋”大旗，与外夷浴血苦战。

是年九月十七日黎明前，月淡星稀，万籁俱寂。河北沧州郊外的官道上，一骑快马疾驰而来，马背上伏着一个中年男子，双手紧抱马颈，胸前滴血不止。他的身后有四、五个日本骑兵紧紧追赶，咬住不放。他绕了几个山坡，闪入松林，来到一所土砌茅屋前，那马自行收蹄。那汉子对内大叫一声：“斌儿快来！”一个“平沙落雁”跌下马鞍，昏厥在地。

茅屋内闻声走出一个男孩，只见他胸前围个大红兜肚，外罩一件破褂，下身着灰蓝长裤，脚穿黑帮布鞋，全身

衣衫补丁迭补丁，但洗涤得十分干净，头上一根小辫盘在顶上。他身材矮小，脑袋却又大又圆，尤其是那一双圆睁的眼睛，又大又有精神，看上去只有十岁左右，但他的神情举止，却俨然象个大人。

他叫王斌，今年十三岁，他父亲叫王铨宝，是沧州有名的猎户，但因为家道贫穷，虽然世代习武，也未能扭转困境，因此不希望他的独子再去练武把式。可是小王斌生下来就力大劲粗，三四岁时就能手提水桶，帮母亲抬水、劈柴，村里一位老童生说他是神童下凡，将来定可文通武治，因此给他取名王斌，他十三岁已能拉四张硬弓，被村民称赞为“神力王”。

王斌这个早熟的孩子，一看见父亲倒在血泊之中，心中不免吃惊，他十分沉着地一声口哨，向马臀上一拍，那马匹自行进厩。王斌把父亲轻轻托起，回身进屋，随手关了门，又上了闩。

王铨宝是沧州义和团总坛杨之光手下的一名坐探，奉命前去京城打探军情，不料归途中遭日军巡逻队狙击。此时，他被王斌抱入房中，放在床上，因流血过多，早已气息奄奄，面色如纸。他大口地喘着气，断断续续地叫王斌：“斌儿……你去大青庄找义和团总坛杨……之光，告诉他……朝廷背叛……与洋人勾结……要害义和团……”

“砰砰砰！”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几个日本兵顺着血迹已经找到了门口。

“斌儿，快跳……后窗！”

“爹！您老人家怎么办？”

“不要……管我，快！……快！他娘给开窗……”

王斌在父亲的催促下，知道自己身负重任，也来不及与娘说什么，就纵身一个“燕飞画廊”式窜上了窗，随即“仙人飘海”出围墙，展开“野马追风”之势，“哒哒哒哒”直向沧州大青庄方向而去。他一口气奔出了一里多远，一个“白猿摘果”窜上树干，向后望去：只见自己茅屋火光冲天，仿佛看见父母亲都在这熊熊烈火之中，与那日寇拚搏而壮烈牺牲。他腿一软，跌下树来，向着那火光跪在地上连叩了三个头，咬着牙道：“爹！娘！我王斌不报此仇誓不为人！”“啪！”一个“旱地拔葱”势，王斌双脚跳起，一抹眼中泪水，急忙向大青庄奔去。

神力王一阵急奔，哪顾得道路崎岖不平，走至黑松林内，突然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，几乎跌倒。在晨光下，他定睛细看，“啊！”原来是一具女尸！她头上包着红色头巾，身穿战袍，腰系宽带，双目张得大大的，眼睛的神光业已散去，但看得出她是在愤怒之中死去的，右手仍捏着一柄闪闪发光的短剑，似乎随时会一跃而起，与仇家厮杀。从服饰上可以知道，她是一位义和团女头领，可是此刻王斌不便久留，只得带着崇敬又抱歉的目光，向女尸扫了一眼，鞠了一个躬，又向大青庄而去。

神力王走不多远，听得身后不远处有车轮滚动、马蹄嗒嗒之声，他怕日军追来，急忙“嗖”地一个“潜龙升天”势，上了树干，向山道看去：只见一辆双轮双套马车上坐着一个

十六七岁男孩，旁边一个女孩拚命抽打双马，两匹高大膘壮的战马撒开四蹄向前飞奔，那女孩还在拚命扬鞭催马。在黑松林的悬崖山道上，突然双马人立，兀自扬起前蹄，连连嘶叫，一场车翻人亡之祸即刻就要发生！

王斌曾听父亲说过，惊叫之马只要拉住嚼环，按下马头，就可制服。虽然王斌没有做过这些事，但此刻为了救人性命，他也顾不得许多，只在树上大喝一声：“车上人休得惊慌，我来也！”随即“啪”地一个“仙人飘海”势，跳下了树，身子落在二马中间，双手施展“青龙探爪”势，抓住了左右两副嚼环，两肘夹紧“鼓翅反弹”死死扣住马颈，运足神力，一个“铁牛耕地”按下马头。两匹惊马还欲挣扎，怎奈王斌双手似“金刚闫门”，犹如铁钳一般，休想动弹半分，烈马一声长嘶，都被驯服了，站着低下了头，兀自鼻中喷气。

车上一对男女，惊魂稍定；半晌才跳下车来，只见马前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，一对俊目闪烁着异样的神采，丁字步站在那里，挺胸、塌腰，好一副少林门的拳架势！那姑娘向前道了声：“谢谢这位小兄弟救命之恩！”话未说完，已是泪流满面。王斌见这位十四、五岁的姑娘不象是个鲁莽之辈，因此问了一声：“不必客气，请问姑娘，为何如此赶车？”谁知这一问，那姑娘的眼泪似断线的珍珠一般，更流个不停，竟然大哭起来，弄得王斌走也不是，劝也不是，十分尴尬。

原来这驾车的姑娘是沧州大青庄义和团总坛主杨之光的

大女儿，名叫杨霞。连日来战况吃紧，总坛接到沧州管带李中龙的信札，约定明晨官兵与义和团合兵共驱日寇。今夜升坛，众坛主各叙己见，唯东坛口大师兄桑戈一力赞成，蓝灯照头领周兰芬却极力反对。杨之光见二人争论不休，又不便当众护着妻子。他以为与朝廷合兵，正合我等“扶清灭洋”之旨，因此一口应允。兰芬却认为清廷反复无常，几番欲杀害我义和团未能得逞，这回若轻易相信，怕腹背受敌，奇祸天降！虽然开坛决议已定，但她总是放心不下，因此把刚断奶的周岁小女儿小云，交给义和团弟兄李晋庄的妻子看管，自己亲自到庄内外巡逻一番。不料正遇东坛口大师兄桑戈出了吊桥，说是去捉奸细，她怕有失，便也只身出庄，前去协同抓奸细。哪知桑戈乃是日酋三木派到义和团来的一名奸细，他与官兵、日军都有联系，今番借捉奸细为名，实是去黑松林会晤三木。他见兰芬追来，花言巧语地把她骗进黑松林，猛地用九环连扣鬼头刀，一个“横断巫山”式，背后拦腰一刀。周兰芬急忙躲闪已是不及，拔出短剑掷瞎桑戈左目，另一剑刚要飞出，却被日军枪弹击中前胸，饮弹捐躯。

桑戈把义和团军情禀报三木后，又奉三木之命，带伤滴血回大青庄献苦肉计，谎说他与周兰芬一同出庄追击奸细，在黑松林遭到日军袭击，兰芬已死，他左目被军刀刺伤。

杨霞闻知母亲死于非命，悲痛万分，发狂似地与师兄桑洁高一同驾车来到黑松林中，这才发生了差一点丧命的险情。同车来的人是桑戈的侄儿，叫桑洁高，今年十七岁。他见王斌动问，师妹又泣不成声，便过来与神力王施礼道：

“这位小兄弟，请勿见怪。这是我师妹，因听说她母亲被日寇杀死在黑松林内，所以驾车赶来寻母迎尸，不料抽鞭惊马。若非小英雄相救，我们恐怕早已坠崖身亡了，这里当面谢过。”说完双手合抱，向王斌行了一个打拱礼。

王斌听完，猛想起刚才在林中看到的一具女尸，莫非就是她母？忙道：“小哥！我刚才见林间小道上有一具义和团打扮的尸体，就在那边。”王斌说着伸手向松林内一指。

杨霞便顺着王斌手指的方向狂呼哭奔而去。王斌、桑洁高也紧紧跟在后面，杨霞一见尸体就扑在母亲身上痛哭不止，王斌与桑洁高不由自主地淌下两行热泪。

王斌突然发现女尸手中握着短剑下面的泥沙上，好象刻着两个什么字，正要仔细认看，不料被桑洁高上前一脚踏住，随后有意地碾了一碾。原来桑洁高站得近，早已看清这歪歪斜斜的两个字——桑戈！这一惊使他非同小可，心想桑戈乃是我的亲叔父，师娘尸旁怎会有他的姓名？莫非师娘之死与叔父有什么瓜葛？因此他忙将字迹碾去。

杨霞抚尸恸哭，没有看见。王斌虽然看见，但未曾看清，只觉得这小哥行为奇怪，但因不知内情，也未放在心上。其实这“桑戈”二字正是周兰芬自己所刻，她胸背受伤昏迷之后又渐渐甦醒过来，自知伤重，又看四周无人，万难回庄向丈夫报讯，只得用尽自己最后余力，迸足内养纯真金刚大力功，双手扶剑，在地上刻出了仇人、奸细的名字。如若义和团在收尸时，看见“桑戈”二字，必然会明白一切。岂料周兰芬用断气前之全身精力所写下的血泪之字，如今被桑洁高

一碾一拖，抹得干干净净！

杨霞正哭得伤心，林外又传来了马蹄得得之声——杨之光来了。他听庄员来报，女儿杨霞与洁高已去黑松林，深怕她发生意外，可是自己身为首领，在这一瞬万变的军营之中怎能脱身。正在杨之光左右为难之际，桑戈早已窥测清楚，认为时机已到，正可借机夺权。因此他连连劝说：“大师兄！师姐已死，霞姑娘可不能再有三长两短，我虽瞎一目，但杀敌之志未减。若信得过我，庄内一切，我可代为照料，您速去寻找霞姑娘，迎回师姐尸体要紧！”

杨之光心乱如麻，以为桑戈赤诚之心，肝胆相照，无可多疑，就将一面“令”字黄旗交与桑戈，并嘱咐道：“此系我义和团一千多名弟兄性命，和大青庄数千名父老姐妹生命之所托，您能不负众望，代掌大令，请受我一拜！”说完杨之光单膝下跪。

桑戈急忙也单膝下跪，扶起杨之光道：“大师兄快去快回。师兄不回，我决不轻率发令！”

杨之光飞身跃上白龙驹，催马急驶来到了黑松林。他见爱妻惨死，娇女恸哭，不由得心如刀绞。他翻身下了马，一声呼叫：“兰芬！”双膝跪在亡妻尸前，想起了多年来与妻戎马生涯，转战沙场，结为伴侣，生下的二女，将成了无娘的孤儿。今夜开坛时爱妻还谆谆劝规勿与清兵联合，事后还与自己争个面红耳赤，转眼之间已惨死在密林之中，如今仙凡相隔，怎不使一代华北名师潜然泪下！

杨霞失去母亲，见了杨之光，凄惨万分地扑到父亲背

上，连哭带叫地喊道：“爹！我要娘、娘！娘啊！”

杨之光转过身来，把女儿拉到怀里，紧紧搂住，抽噎着说：“霞儿，我苦命的孩子，你娘死得好惨啊！”说着向妻子脸上仔细看去：只见周兰芬杏眼怒睁，死不瞑目！杨之光伸手在妻子脸上轻轻抚摸了几下，让兰芬的眼睛闭上，先扶女儿站起身，然后自己也站起来，这才注意到旁边还站着一个男孩，似乎有话要说的样子。原来王斌早已看见这位身穿大黄袍、腰束红绸带——义和团首领服饰的人，心中猜想说不定就是总坛杨之光老师。只是杨老师悲痛万分，正在尸前喃喃作祷，故而不敢禀报。如今见杨之光已站起了身，而且已经看见了自己，这才抢先一步问道：“这位大叔可是总坛杨之光老师？”

“嗯！正是我，你何人？”

王斌一听，果真是杨之光，真象一只失群的孤雁重又找到了自己的队伍，不由得双膝跪地哭个不停，少倾泣诉道：

“杨老师，我是王铨宝的儿子，名叫王斌！”

杨之光一听王铨宝的名字，猛地一惊，几天来，他正在日夜等着王铨宝的军情，不料今日在黑松林内与他儿子相遇。他急忙扶起王斌道：“孩子，你别哭！你爹呢？”

王斌听杨之光问起他爹，泪如泉涌，边泣边说道：“我爹和娘都被日本骑兵杀害了，房子也被他们烧了，我爹临死前，嘱我禀报杨老师，朝廷变了心，他们和洋鬼子勾通一气，已经下了圣旨，要围歼义和团。杨老师，您要早作准备呀！”

这一番话，不啻在杨之光头顶炸开了一个闷雷。杨之光这张酱紫的脸上顿时变得青灰，他一双卧蚕眉下的两只虎目射出了道道寒光，大吼一声：“无耻！”心想，当年我义和团弟兄揭杆而起，反暴除奸，正值八国联军入侵，清兵闻风丧胆，节节败退，唯我弟兄们奋起杀敌，所向披靡，为国为民立下了多少战功，沙场上浴血斗杀牺牲了多少弟兄。想不到朝廷屈膝洋人，出卖义军，天理何在！信义何在！他把这几日来的军情前前后后一想，觉得沧州管带李中龙约我们明晨合兵出击东洋兵，内中有诈，若不预作准备，定有全军覆没之虞。想到此处，不由暗自叫苦。他又不能让自己妻子暴尸荒郊，因此就命桑洁高道：“洁高，骑我白龙驹快回大青庄，告诉你家叔父，朝廷变心，命令各坛弟兄们严守四方庄口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庄一步！”

桑洁高答应一声：“是！”一个“凌空飞雁”上马急驰而去。不一会，马蹄声渐渐消失在黑松林上空的晨曦之中。

杨之光、杨霞、王斌三人在一棵大松树下一掘了一个土坑掩埋死者。杨之光走到兰芬尸旁，见她左手尚握着一柄短剑，掰开手指，拿来仔细一看，乃是一把雌剑。原来此乃周兰芬传家之宝——八卦雌雄剑。阴阳八卦相合，雌雄一对，削铁如泥，吹毫断发。日常随身佩带，现在怎么只剩一把？周身上下遍寻不得，兀自奇怪。他解下妻子腰间剑鞘，将雌剑插入，结在自己腰带之上，然后伸平双臂，将兰芬轻轻托起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惊叫起来。原来他又发现妻子胸前弹穿，背部另有刀伤。他仔细观看，这刀伤有二寸宽阔，边界有弧

形齿痕，决非日本刺刀所戳，乃中国兵刃中九环连扣刀所砍。他知桑戈善用这九环连扣鬼头刀，又与兰芬一同进的黑松林，莫非另有蹊跷，还是另有奸细？杨之光把疑团藏在心中，把妻子尸体放入坑中，解下随身佩刀，放在兰芬身旁作为殉葬，声泪俱下地道：“兰芬，我与你戎马夫妻二十余载，不意今日诀别，眼下国仇家恨担于一肩，恕我不能陪你长眠于地下，这把腰刀就让它代表我伴随你同赴九泉之下吧！我若不为你报仇雪恨，誓不为人！”说完跨出土坑，叫王斌相助，一起堆土筑坟。哪知杨霞见母亲被埋，一声“娘呀！”跳进土坑，抱尸紧紧不放，放声痛哭起来。杨之光只得又重新下坑，扶起女儿道：“霞儿，让你娘入土为安吧。”

杨霞重新又扑在父亲怀里哭道：“爹！我要娘！小云妹妹更不能没有娘呀！”说着又扑向母尸。

杨之光噙着眼泪劝道，“孩子，要记住这个仇，长大了为她报仇！你娘为国而死，虽死犹生，快让你娘入土为安吧。”他连拉带拖地把杨霞拉出了土坑。三人一起动手，不一会就筑成一个小坟。杨之光在坟前植上一棵罗汉松道：

“兰芬，就让它作为你的墓碑吧。”此刻一阵凉风吹来，卷着一股血腥，杨之光不由一震。

突然，黑松林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，只见桑洁高满身污泥，滚鞍下马，面无人色，踉踉跄跄来到杨之光身前说道：“师……父，大大大事……不好，大……青庄完完了！”

“什么？究竟出了什么事，洁高你讲清楚一点。”杨之